

畢業雜言

1. 爲什麼讀物理？

2. 傳統與創造。

3. 關於正義。

1. 剛才紳嘉打電話來說要寫一篇畢業感言，我們談一談，談到了爲什麼要讀物理，一種比較體面的答案大概是這麼寫的：①爲了對真理的信仰②混一口飯吃③因爲我的分數恰好比錄取分數多兩分。而事實上可能要恰好顛倒過來寫③②①，甚至尤有過之，由於我的物理是讀得如此的破，以至於連混一口飯吃的水準都沒有，更遑論對真理的熱烈追尋了。庸俗而又愚鈍的我站在這神聖的物理殿堂上，大概就是被人稱做贅肉的那一塊吧，人們都恨不得把我三分二掉，可以讓我們物理系的門面乾淨一點，只不過是我的命大才能苟延殘喘，人家不是說「天公疼愚人」嗎？

2. 有一次聽到王名儒在說我們物理系其實只是物理史系、物理考古系。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一直抱著一個想法：歷史記錄之於創造性思考經常只是一個包袱罷，而創造的人便是最能拋開傳統權威這個包袱的人，傳統與創造、權威與自由乃是兩極對立。許多歷史典籍對於我只有一個用途，那就是他能充當我個人理性觀點建構體系的素材，換言之，這些書的歷史性格已在我的剪裁之下消失了。

一直到大四我讀了林毓生的「思想與人物」，並和義忠做了幾次關於讀物理的方法的討論，才使我對傳統與創造的關係有了新的認識。義忠讀物理的方法大概會被很多人認爲太奢侈了，大部分的人大概一本書考試過了就放在一邊了，尤其如果你考試的

成績很不錯，你大概更沒理由再去讀了。我的印象義忠好像是個每個學期都拿著書卷獎的人，不過他却一直是一個比較晚「熟」的人，我記得我們大二修完微分方程後幾個月，他才說他看懂了微分方程，大二的力學却到了大三下才看懂，更荒唐的是他的微積分到了大三升大四的暑假才讀懂，到了大四才懂大二的電磁學。這種牛步化的速率也許會被許多人說趕不上時代潮流，然而是不是急著把我們的脚步帶到尖端物理就是最具創造性的人呢？其實不然，我們看書經常就是看到人家辛辛苦苦、千轉百折之後的一個既成的結論，我們很少看到他運思的過程，換言之，我們只是看到了答案，而沒有看到解決問題的策略。然而真正的創造過程往往並不是一個嚴謹的邏輯分析推論，而是一個直覺性統合。

這種直覺性意識很難在我們初次字面意義的瞭解被掌握，而往往必須反覆地揣摩問題與結論之間的轉折才能獲得這種創造性的直覺意識。對於一個物理方程式，如果我們僅止於一種數學演繹式的瞭解，而缺乏一種物理的直覺想像，那麼這樣的瞭解其實是很有限的，創造性的思考往往是戰略性直覺的先見在先，嚴謹的邏輯演繹在後，甚至有許多東西根本就不需要邏輯演繹所能導致，費因曼引了狄拉克一句話：「懂一個方程式，就是你能一眼看出它的解答」。用博爾寬的話說，所有的知識都隱藏了一個「未明言的知」在直覺默會的層次。我想歷史傳統有可能是我們創造力的包袱，亦有可能是我們創造力所用的資源，這取決在於我們的態度。如果我們能夠在古典中以一種「重建」、「再創造」的態度深入地掌握到隱藏在語言背後的創造性直覺，那麼這樣的傳統經驗自然便能對我們的創造產生正面的貢獻了。從這個角度出發也可以提供我們選擇書目的一個標準，這種精讀的策略不可能讀太多的書，所以儘量要選具有創造性典範意義的經典之作，這樣也最能接受原創的精神，不過對於初學的人，透過二手性詮釋還是很難避免的。其實每個學科都只有大約五到十五本足以稱做典

範的經典之作，這種書才是我們心靈的高峯經驗，誠然，攀登這種高峯是對我們心智能力一種極大的考驗，不過我想若能擁有這種聞道的經驗，該可以死而無憾了。

3. 關於正義

3.1 有一個著名的心理學實驗，一個受試者面對長三十英吋的物體，如果他被安置在某一實驗組中，這組的成員不斷重覆他們確信這物體的真正長度為十英吋左右，這個受試者就會逐漸修正他最初正確的估計。衆人的輿論居然可以讓一支尺變短，表面上，這個實驗似乎荒唐可笑，殊不知這正是我們社會規範形成的本質，我們其實每天都在重覆這個可笑的實驗，很少人能跳出社會的制約的牢籠去相信自己理性意志的自由。

就說正義，為什麼正義在今天似乎成了未經世事的年輕人的專利？為什麼正義成了「不成熟」的表徵？為什麼今天我們把世故視為一種成熟呢？一個正義感的年輕人一旦進入社會，他就不斷被更多數的社會輿論再教育，重寫他的規範，人們將以賺錢的多寡來評斷他，而非以正義心來評價他，久而久之，長尺變短，短尺變長，而我們往往便把這個心理改變視為一種「成熟」、「穩健」，所謂「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不是嗎？

其實從另一個角度，我們只不過是重覆了那個看起來荒唐可笑實驗罷了。我們的正義青年往往在他們還沒有得到改造的權力時便已萎縮了，等到掌握權力時，已腐朽不堪。

3.2 正義是個令人迷惑的字眼，何謂正義？還有什麼比馬克斯社會主義的正義更令人迷惑的呢？一個懷抱高度正義理想的運動怎麼變成了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呢？今天共產黨專政是否為馬克斯主義的必然發展呢？今天我們談正義，已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理直氣壯了，因為正義已不免帶著一種危險，一種以理殺人的危險。

3.3 民粹主義與馬克斯主義之間的距離是很近的。談到民粹主義，他的代表者當然是舊俄時代自我下放的知識青年，在這場具

有高度社會正義意識的運動中，最最諷刺的一景便在於這些出身世家貴族的知青以受壓迫階級的代言人自居，却驚訝地發現他們所定義的受壓迫階級缺乏受壓迫的意識，更遑論反抗壓迫的意識了，農民們拒絕了自我下放的知青，甚至協助統治者去消滅民粹運動。

還有什麼比這個更令人困惑的呢？你說他們是在自抬身價還是在自我貶損呢？

3.4 正義與功利 功利主義是否是一種不正義？當我們談到正義，正義似乎是一種非經濟性的力量，但是正義可以脫離經濟性力量嗎？正義在一個經濟性活動中究竟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歷來的文人經常給我們一種印象，正義就是放棄功利的考慮。其實我很懷疑放棄經濟的力量，正義是否可能實現。看過一部電影的經典作——單車失竊記，裏面敘述在三十年代經濟蕭條的義大利，一個卑微貧窮的人，如何為了找一個工作而愁眉苦臉，如何為了找到一個工作而欣喜若狂，如何為了買了一輛腳踏車而得意滿足，又如何為了失去一輛腳踏車而陷入沮喪，又如何不擇手段再偷一輛；被逮捕之後又被釋放，留下一雙茫然的眼神。再來看今天我們的台灣吧，如果今天我們沒有在世界經濟體系的強烈競爭下力爭上游，那麼我們終不免要在物競天擇的原則下遭受淘汰，經濟一旦陷入蕭條，大批的失業人口流落街頭，再怎麼發救濟金總是很有限的。何來的正義呢？難道正義就是讓人餓死嗎？何謂義利之辨？